

# 教育系统的最主要责任是文化复兴

□许嘉璐

## ●我们还没有找到路

如何培养创新人才？请允许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，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条路。因为创新人才的大量出现，需要全社会的创新意识、创新环境的支持，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一个环境条件。单单要求校长和老师做到这一点，不可能。反过来说，社会环境又需要教育系统尤其是学校系统去影响、去打造，这本身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是一个事物的两面。

为什么美国学生用功的（不用功的多）进入好的中学、好的大学，毕业后有的在商业上成功，有的在办公司上成功，有的成为高新技术能手，有的发明专利销往全世界，有的拿诺贝尔奖？那就是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不做与别人同样的事情，而是追求新，追求奇。在孩子们追求新、追求奇的时候当然会有很多荒唐的事情，但是思维、习惯就这么养成了。

我们的先辈们，意识到要想富国强民，就要把西方的东西拿来。从洋务运动一直到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，国家解放了，人民当家作主了，可以团结起来好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了。而与此同时，我们的思想禁锢并没有解除，有时甚至加强了，加强到最顶尖就是文化大革命。小平同志的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、改革开放，就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。但是，在学术上，在教育上，我们仍然受到禁锢，一是自己传统的禁锢，二是美国教育的禁锢。

## ●教育系统的最主要责任是文化复兴

其实，创新思维、创新习惯、创新环境不是经济问题，也不是科学技术问题，而是文化问题。给人创新灵感的，不是数学，不是化学，是文化。从大的方面讲，一个社会，一个群体，对于突发奇想，或者说不同凡响的

思维，给以容忍，给以支持，就是一种文化。从小处讲，一个学生，看到一个东西，能够引发起他过去所遇到的别的东西，把二者联起来，然后想象，所想象的是世界上没有的，这也是文化问题。国家的文化复兴，不仅仅是构成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基础，而且是培养创新人才的要素。

教育系统承担的最主要责任是文化复兴工作，这也是我们老师承担的最主要的责任。要落实文化纲要，在教育这个系统里还要费很大的劲。怪不怪我们的老师呢？不能怪。要怪就怪师范大学、师范学院；但是也不能怪这些大学，是多年扭曲的认识造成的结果。我们天天说五千年的文明古国，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，可是现在大学里，学历史的不读文学，学文学的不读哲学，学哲学的不学历史，这是体制造成的。到了中文系，三千年的文学，所占的课时，有的学校是和现代文学相同，有的略多于现代文学，但少于现代文学加当代文学。这怎么能培养出教古典文化的人呢？怎样能培养出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理解的人呢？

### ● 有时候重复就是创新

创新是一种超常，但不一定都是新的，有的时候重复就是创新。就是把前人已经有结论的东西再经过实验发现其中的问题，解决发现的新问题，就出现新的东西。

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谈到上耶鲁大学不容易，上威斯康辛也不容易。它们的特点是学生在聚会讨论的时候，每个人不得重复别人，包括前人、老师、同学的观点，必须提出自己的见解，否则没有发言权。中国学生可能一

开始不适应。看这篇文章，似乎是美国大学创出的一个新模式。其实，我国宋元明的书院，就是私立大学，朱熹、王阳明都是书院的山长，就是教授兼院长，从来不上课。不上课有人来求学吗？大批的人翻山越岭，担着书籍铺盖来。是山长的道德学问就把人吸引来了。他们怎么学习呢？经常开讨论会，全是学生个人的见解，导师不做结论。这些著名的山长和教授

只是办讲座，讲自己的观点，学生昨天讨论什么他不管，学生再讨论可以不同意老师的。这是我们的传统啊！现在如果我们大学采取那种办法教书，培养人，这是一种历史的重复，不是创新吗？在今天来说就是创新。当然也需要适时，适度。

### ●戴着镣铐跳舞

应该从体制上给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。但现实是，教育行政系统改革一无所获。很多该管的没有管，或者没管，很多不该管的，事无巨细都管。因此，在新一届政府组成的时候，就把政事分开、政企分开、政府职能转换作为一个重要内容。估计在十一五、十二五期间，政府的职能转换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事实已经证明，创新也好，科学发展观也好，构建和谐社会也好，体制和机制是一个卡脖子的地方。那么现在怎么办？只好戴着镣铐跳舞。在还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体制和机制下，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，鼓励老师探索，让老师戴着镣铐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去学着创新，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。

### ●改革开放的30年

基本是美国化一方面，中华文化潜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、边边角角，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没有觉察到，大到小康社会、和谐社会、政治体制，小到吃饭穿衣里面的文化。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华文化受到百年的破坏，在学习西方好东西的同时，把我们的东西彻底打掉了。而文化这东西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是打不倒的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胡适，回到家，所奉行的还是儒家文化。我们在这一百年里做什么了？百年的西化，是我们主动的西化——当然和现在敌对势力的那种西化不一样——是历史逻辑的必然。一百年了，回头看，我们祖宗是不是那么彻底的坏，西方文化是不是那么彻底的好？不是了。近30年来，改革开放，中国人向全世界学习，把一切好东西都拿来，但可惜的是，这30年，在社会层面上基本上是美化，美国化。所幸的是，在人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

村落里，在每个家庭里，中华文化还没有动摇，或者说正在动摇当中。现在这个代沟是国沟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、理念，跟老一辈差得太远，这不是年龄造成的，而是外来文化的侵蚀造成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现在中央提出建设社区文化，太对了，这是中华传统啊！在同一个社区要彼此照顾，甚至要舍己为人，因为人活着，要追求精神，追求感情，不是只追求物质。

### ●现在我们追求的并不是真正的智

文化复兴的任务迫在眉睫。那就是重拾我们的传统，拾起来。德是第一的，各个民族没有例外。通过课堂给孩子们，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知，就是知识与技能；一个智，就是精神与道德，就是思考问题的能力。这当中，我认为有以下几项是最重要的。

第一是自信，对本人的自信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。鲁迅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？》，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是活生生的问题。第二是忧患意识。一个有忧患意识的民族，才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，能够万古长青的民族；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人，将是一生严谨、一生勤奋、永不止步的人。第三是勇敢。不仅仅是跋山涉水这种勇敢，当然现在连这种勇敢都少了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谁也不敢组织学生郊游了，蹭破点皮索赔也不得了。更重要的是面对挑战的勇敢，对失败的承受。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勇敢的行为，不怕失败。一定是十拿九稳，十拿九稳都不敢，非得十拿十稳才敢，那创什么新啊？自信、忧患意识都属于智。只有智者才有自信，才有忧患意识，才是勇敢的。现在相当多的老师在谈到德智体时，把知当成了智，现在我们追求的并不是真正的智。如果我们学校都注意了，那么对学生思维、精神的培养就会是渗透式的，养成学生的自信、忧患和勇敢，不偏重于知。

### ●超越教育局下达的文件

要把老师整体水平、整体素质的提高，放到一个最突出的位置上。没

有一支宏大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，教育是一句空话。我们要货真价实的水平，一定要克服唯学历论。无论迎接哪一个挑战，抓住哪一个机遇，关键的关键是教师的素质。让别的教师紧一紧，送一个教师出去学习，培养种子教师，让他再带其他人。要把教师的终身学习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。有的老师不学习，怎么办？那只好逐步地分流。这样对老师多少有些伤害，可是几十、上百个孩子得宜。

在当今地球上，主流思想是西方的。要读一读有关西方文化走向的东西，读一读反思中国文化的东西，这些弄明白了，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，就可以超越自己，超越教育局下达的文件，就不必照本执行，而是用自己的理解，用新的理念来执行党的教育方针，这就是创新的开始。这个提高，不是到培训班去或者仅仅是学校之间的交流就能获得的，最重要的是对世界主流文化的认识，对中华文化的认识。文化复兴绝不是古代文化的克隆，如果那样的话，中华民族就要完蛋。我们是要在它的基础上，大踏步往前走。凡是我们没有的，又适合我们的，就拿来使用。要学习一切，乃至向宗教学习。